

卞之琳故居与「新居」

王懿琳

农历十一月初七。江苏海门老汤家镇旧址,88岁的施祖辉老人对84岁的老伴樊天英说:“又到舅舅生日了。”

他说的舅舅,是大名鼎鼎的诗人、翻译家卞之琳先生。1910年12月8日(农历十一月初七),卞之琳出生在镇西的卞性和染坊。卞家祖上从商,为避战乱从溧水迁来。至卞父嘉佑公,不善经营,家道中落。科举不第的卞嘉佑从未忘记对稚子之琳的国学熏陶。卞母薛氏则希望儿子自小学英语,将来到十里洋场当个白领。难怪卞之琳后来被北京大学录取,在西语系。

卞之琳幼时就读于汤家镇小学,一桥之隔的镇东的王尘无与他同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加入左联,是中国电影发源地上海滩杰出的影评家。距镇不远,还有一位叫耿淡如的,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执教于复旦,成了中国西方史学科奠基人。一个弹丸小镇,竟有三颗“文曲星”,真是不可思议。

卞家曾置房产三十多间,卞之琳站在自家的阁楼上,即可看见“你站在桥上看风景”,而今仿佛海市蜃楼,只是“风景旧曾谙”。

卞之琳四处漂泊,卞嘉佑指望不上养儿防老,招婿入赘为其养老送终,子婿便是施祖辉的父亲。所以卞家也是施家,施宅即卞宅。公私合营时期,卞家的几十间房子除了大部分给了供销社,同父异母的三兄弟分家析产后所剩无几。旧居风雨飘摇,无法维护原貌,十几年前才翻建为一幢西式小楼。新楼依然弥漫着老旧的气息。藏书、家书、书法、老照片、老物件……施祖辉曾经带我观赏过那张“独上高楼”、见证家族沧桑的老式雕花凉床,想必就是大诗人诞生的温床了。

流走的是水,流不走的是河。“卞之琳故居”东侧,大新河通江通远方,通向远方的远方。四海为家的卞之琳定居北京,干面胡同也有他的旧居。

这座四层小楼,由苏联专家楼易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公寓。卞之琳与另一位大翻译家戈宝权为邻。楼虽小,名气大。文学家钱锺书、杨绛、李健吾、沙汀,史学家翦伯赞、罗尔纲,考古学家夏鼐,逻辑学家金岳霖,戏剧家焦菊隐,红学家俞平伯……谈笑皆鸿儒。

在这个温馨之家,卞之琳为人夫为人父,对夫人青林、女儿青乔呵护有加。在这方局促之地,他译完《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皇皇巨著,选定《卞之琳全集》篇目,荣膺中国诗人终身成就奖……2000年12月2日,他在这套仅有五六十平方米的二居室住了四十余载,走完了九十岁的人生。这一天,也是农历十一月初七。终点,与起点重合,生日也是归期。《断章》的著者,把自己的生命写到功德圆满。套用他译作里的一句台词:活着还是死去,不是问题。

多年以后登斯楼,为筹建卞之琳研究会拜访青乔女士,在他写过《漏室鸣》的书房兼客厅,目睹先生的肖像,清气卓然,晚生倍感相见恨晚。

又是十一月初七。每年的这一天,施祖辉和樊天英都要依照家乡海门风俗,像祭祖那样纪念卞之琳,祈祷一辈子乡音未改的舅舅魂归故里。

先生回来了,真的回来了。他的新居——卞之琳艺术馆在他诞生111周年之际开馆了。家乡临江新区以一幢面向长江、三面环水的别墅,礼敬“临江仙”。在玲珑湖畔“白螺壳”意象的空间里,陈列着下公的塑像、生平,还原了书房,循环播放着海门山歌吴依软语《断章》。陪伴先生并替他迎来送往的,除了亲族晚辈,还有一位写诗爱诗更爱诗人的“田螺姑娘”。

从故居到新居,诗人从故乡到他乡,又住回了故乡。诗人活在诗与远方,也活在周而复始的心驰神往者心里,如同人们口口相传的风景而记住了看风景人,记住十一月初七,把这个奇妙日子当作诗歌节和翻译节,而新诗新人,也由此而拔节。

“小姑娘,上班去呀!”

每天我上班的时候都能遇到邻居爷爷奶奶,他们刚好坐免费班车到超市买菜回来,基本上都是楼梯间迎面相遇。奶奶走在前面,一头银发,精神矍铄。爷爷走在后面,脸庞潮红,喘着粗气,笑咪咪跟我打招呼。

居委会发的小礼品,年轻人一般都没有时间去领,小围裙、菜篮子、折扇、帆布袋,奶奶都会帮我帆布袋挂在门上。老小区的阳台外面都有伸出去的长方形衣架,再挂上几根杆子,太阳天最好晒被子,如果哪天突然变天下雨,我忘记收回衣物,奶奶一定会过来敲我的门。投桃报李,如果家里买了醉蟹醉虾,我也会敲敲门送过去。单位发的消暑用品洗发水沐浴露,我也会送一些过去。爷爷奶奶起初拒绝但挡不住我的过度热情,我们结婚的喜糖,爷爷奶奶收得最开心。

有一次散步偶遇,问起他们为什么每天那么早去超市,奶奶有点不好意思:“早上超市有一些特价菜,我们现在工资还是拿的安徽的水平……”,我慢慢知道了他们的青春都在安徽的一座兵工厂,大女儿留在了安徽,两个儿子留在了上海。他们跟这个老小区的一些老人有些不一样,很安静很整洁,跟我说话都会换成普通话。

老年人的生活大多是一成不变的,而年轻人都是加速度。不知不觉我们也开始考虑要换一个新小区。就在我们即将搬走的那个月,冬至那天下班回家,我看到楼道前停着一辆救护车,想起白天同事聊到冬至是老年人的一道

目送 胡笛

坎,隐隐有些不安,等我看见爷爷奶奶家大门敞开,还有一些中年人进进出出,莫名紧张起来,观望了一小会儿,没有哭泣的声音。奶奶后来告诉我那一次爷爷是给她的一道别的时间。

一周以后,爷爷真的走了,子孙们哭泣的声音不断传来,我脑海里突然清晰地浮现出爷爷的音容笑貌:“小姑娘,上班去呀!”我下楼去花店买了一束花,路上寒风吹湿了我的眼睛,在这座城市,可能再也遇不到像长辈一样目送我上班的邻居了。那天奶奶穿得很素净,头上别着一朵白花,她没有呼天抢地,只是拉着我的手哀伤地说:“老头子,走掉了”。

在这个老小区,一般人家遇到这样的事,都会在楼底搭一个深绿色的帐篷,音响用最大的音量放着哀乐,烧纸钱,地上留下白色的圆圈。奶奶没有这样做,只是在家里简单摆了一个供桌,我看着爷爷的遗像,有些遗憾,上次我应该来看一眼,好好道别。我跟奶奶说要搬走了,新房子离这里也不远,以后会常来看看的,奶奶说她也准备跟女儿去安徽呆一段时间。

转眼两年过去了,这期间我每次路过都看不到奶奶家阳台有衣服,晚上也没有灯。兴许房子已经卖掉了。前两天看见灯火通明,我冒冒失失去敲开了门,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人问我“寻啥人”,我虽然窘迫但还是问了一句

“我是以前的邻居,奶奶房子卖给你们了吗?”中年妇女一听,转身往里面喊“老娘,你以前的邻居来看你了。”我取下口罩,奶奶笑眯眯道,“你来啦”,我们自然而然地拥抱了一下,“奶奶你胖啦!”“是吗,我一直在安徽,刚刚回上海看看老房子,马上又去安徽了。”“奶奶,我当妈妈了。”“哎呦,男孩女孩?”“男孩”,我把手机视频放给奶奶看,“像你,孩子爸爸还经常出差吗?谁帮你带小孩?”……

我们约好明年这个时候我再来看她,她的房子也不会卖,爷爷的记忆都在这里。

临别,奶奶一直在门口挥手目送我下楼,“慢慢走,路上当心”,就像以前我在隔壁偶然瞧见爷爷奶奶目送他们的孩子一样。



万紫千红花盛开 小庭深院人寂寞
游园 (设色纸本) 朱刚

大院种有两棵嘉宝果树,长得一般高,几乎同时开花同时结果。

人多经过的那棵果树,时常被人围观,齐赞其树形美,果实累累。绿色或深黑色的嘉宝果像挂在树上的葡萄,很是惹人喜爱,熟一个就被采摘一个。有客人来,也常被引至这棵树下,隆重向其介绍此树此果,引来赞叹声一片。

确实,嘉宝果树并不常见,栽种时间特别长,且果实保鲜期极短,尤显珍贵。某电商平台,商家“双十一”也对其标价218元/公斤。故此,众人对其青睐有加,似乎也不无道理。

特别深远的缘分

(香港)周蜜蜜

时候,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感觉陈先生特别和蔼可亲。我结婚后到香港工作,在电视台当编剧,业余的时候写一些儿童小说。那时候,我还未立志要当儿童文学作家。当一个出版社要把我的儿童小说集结出版的时候,我请陈伯吹先生为这本“处女作”写序文,敬爱的陈老先生马上答应了,并且很快寄赠他亲手写的序文,令

那天有女生来访,说正在读《普罗旺斯的一年》,琐琐碎碎读不出什么。啊?我笑了。阅读也是品尝,要细细咀嚼。这样吧,现在是9月,咱俩一起读普罗旺斯的9月。品悟一下不同的感受。

不久,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女生觉得悟出一点意味,9月收获的季节又是打猎的好时光。作者彼得梅尔如是描述:打猎开始,很明显,已听不到什么鸟鸣了。第一声枪响之后,所有敏感、老练的鸟儿都逃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了。

女生说,阅读时仿佛置身空静的林中,心亦随之下沉……这两年因为疫情,也感到一种孤寂弥漫。女生的外婆住在养老院几年了,疫情期间不能定时看望。养老院里,老人们虽生活优逸,内心却涌动着对亲人的思念。护工一再叮嘱不要再送吃的东西了,外婆什么也不碰。

那一声猎枪响惊动了鸟儿抖动翅膀,也震动了她。鸟儿们知道安稳的栖息地,那么外婆呢?内心的安逸是什么?突然想起,老外婆每天去菜市场买菜时,总会挤出一小点零钱,带回一枝花。随着季节

而变化,有上海人特别喜欢的栀子花、白兰花,有浓甜香味的桂花,还有蜡梅,平常多数是康乃馨。就这一朵花,使逼仄的房间满屋生辉。

于是,女生买了一朵相思百合,直奔养老院。回家的路上,护工的微信语音就传来了:外婆买花捧在怀里,嘴里念叨“是文文是文文!”外婆好长时间没这么开心了,满心喜悦。

我接口说,外婆买花是一种生活趣味,而你送花感知外婆心灵,心有灵犀一点通。一朵花,不同的诉求,传递别样的情感,这才是花之美的本质意义。人情的温暖,总在某处超越时空相遇,人类的精神在审美中绽放。

9月收获的季节,预示不同的可能性。作者的笔触并不轻松,我读出了字里行间的凝重:“整齐有序的藤蔓间满缀着葡萄,人们从夏日酷热难耐的情景,开始忧虑各种可能降临的灾难,比如暴风雨呀,霜冻呀,蝗灾呀……”

一切皆有可能发生。“熔断不读书法”让我放下了书,思绪绵绵,生活真是不易。任何一场意外,或将毁灭即将到手的收获。

忽然间听到阳台上滴水声,慌忙查看,楼上租客的空调又漏水了。今年9月的天气特别闷热,麻烦也多。想到又要前去交涉维修,烦乱掠过心头,深感不可预测性。

恰在此时,楼下邻居又在哼唱了,那男人嗓音浑厚颇有旋律感,擅长唱草原民歌。假如登台,绝不逊色于《可托海的牧羊人》。此时那一句“白云下面马儿跑”从胸腔喷发而出,无比悠扬旷达,一下子坠入空灵之中。

每每此时,总觉得这人或许前世从草原而来,平时谈言,却会托海的牧羊人。不过局限于骂自家,只是嗓门太大。

歌声和粗骂,一个反转。人且如此,更何况生活的无常。人生就是这样充满着复杂的未知性,或许生活的乐趣就在变化之中,暖情推动前行。

临别我们互相道谢,感恩阅读带来的福报。

阅读带来的福报

秦建鸿

那日在偏僻处,我无意间发现,另一棵嘉宝果树同样挂满了果,满枝都是,甚至地上也掉了不少果。明显看得出,这些果实已经熟透了,是自然脱落的。

两棵嘉宝果树,一棵在人常见的地方,一棵在人不见的地方,受关注度云泥之别。在人视线之内的,其果被当成瑶草琪葩,受众人热捧;在人视线之外的,其果实熟了亦无人理会,弃之如敝屣,最后化作了荒漠尘土。

在这世间,不止嘉宝果,许多事物概莫如此。

天翼童话奖、冰心儿童文学奖等等。如果不是受到敬爱的陈老的教导鼓励,我是不会走到今天的。

最难忘是2019年,我受邀参加了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评委工作。从飞临上海大地的那一刻起,我的脑海就不停地浮现起陈老慈爱的面容,非常庆幸自己能亲眼见证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飞速发展——从上海走向国际,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同时也打开了与世界接轨交流的广阔道路!如今,我想,我们可以告慰敬爱的陈伯吹先生了!

我最尊敬的儿童文学家前辈陈伯吹先生亲手创办的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今年进入了40周年,整整40年头的历程,是多么光辉、美好,值得我们好好地回顾、重温 and 念记!而我和我的妈妈,都与敬爱的陈伯吹先生,以及这个非常重要的儿童文学奖,有着特别深远的缘分。

我的妈妈黄庆云,与陈伯吹先生是同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也可以说是同一阵线的战友。我从童年起就读到的陈伯吹先生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是妈妈推介给我的,小小的我越读越喜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始,百废待兴,陈伯吹先生一马当先,在上海创立了儿童文学园丁奖,也就是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前身,令我妈妈受到



很大的鼓舞,又重新拿起笔来投入创作。结果,她写的童诗《摇篮》获得1981年首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园丁奖:

“蓝天是摇篮, 摇着星宝宝, 白云轻轻飘, 星宝宝睡着了。

大海是摇篮, 摇着鱼宝宝, 浪花轻轻翻, 鱼宝宝睡着了。

花园是摇篮, 摇着花宝宝, 花儿轻轻吹, 花宝宝睡着了。

妈妈的手是摇篮, 摇着小宝宝。”

这首诗得奖之后,一直在

我十分感动,更大受鼓舞!陈老在序文中写道:“在儿童文学的天地中,有了一块‘新地’,从香港寄来了周蜜蜜的作品,怎不令人喜悦。在边阅读边欣赏之下,领略到这些作品,有着浓重的地方色彩,也有着香港特有的异样风光。不用说,读一下,便感受到作品有另一种的风味。这些短篇小说,结成集子出版,能让小读者开卷有益而有动于中的。”这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陈老对我的肯定和鼓励!对于当时还未确定是否要走儿童文学创作之路的我,有很大的指导教益。

于是,我开始全心全意地投入儿童文学创作,作品先后得到香港八十年代最佳儿童故事创作奖、儿童文学双年奖、张

明日 请看《童年的回响》。

责编:刘芳

我十分感动,更大受鼓舞!陈老在序文中写道:“在儿童文学的天地中,有了一块‘新地’,从香港寄来了周蜜蜜的作品,怎不令人喜悦。在边阅读边欣赏之下,领略到这些作品,有着浓重的地方色彩,也有着香港特有的异样风光。不用说,读一下,便感受到作品有另一种的风味。这些短篇小说,结成集子出版,能让小读者开卷有益而有动于中的。”这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陈老对我的肯定和鼓励!对于当时还未确定是否要走儿童文学创作之路的我,有很大的指导教益。

于是,我开始全心全意地投入儿童文学创作,作品先后得到香港八十年代最佳儿童故事创作奖、儿童文学双年奖、张

我十分感动,更大受鼓舞!陈老在序文中写道:“在儿童文学的天地中,有了一块‘新地’,从香港寄来了周蜜蜜的作品,怎不令人喜悦。在边阅读边欣赏之下,领略到这些作品,有着浓重的地方色彩,也有着香港特有的异样风光。不用说,读一下,便感受到作品有另一种的风味。这些短篇小说,结成集子出版,能让小读者开卷有益而有动于中的。”这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陈老对我的肯定和鼓励!对于当时还未确定是否要走儿童文学创作之路的我,有很大的指导教益。

于是,我开始全心全意地投入儿童文学创作,作品先后得到香港八十年代最佳儿童故事创作奖、儿童文学双年奖、张

我十分感动,更大受鼓舞!陈老在序文中写道:“在儿童文学的天地中,有了一块‘新地’,从香港寄来了周蜜蜜的作品,怎不令人喜悦。在边阅读边欣赏之下,领略到这些作品,有着浓重的地方色彩,也有着香港特有的异样风光。不用说,读一下,便感受到作品有另一种的风味。这些短篇小说,结成集子出版,能让小读者开卷有益而有动于中的。”这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陈老对我的肯定和鼓励!对于当时还未确定是否要走儿童文学创作之路的我,有很大的指导教益。

于是,我开始全心全意地投入儿童文学创作,作品先后得到香港八十年代最佳儿童故事创作奖、儿童文学双年奖、张

我十分感动,更大受鼓舞!陈老在序文中写道:“在儿童文学的天地中,有了一块‘新地’,从香港寄来了周蜜蜜的作品,怎不令人喜悦。在边阅读边欣赏之下,领略到这些作品,有着浓重的地方色彩,也有着香港特有的异样风光。不用说,读一下,便感受到作品有另一种的风味。这些短篇小说,结成集子出版,能让小读者开卷有益而有动于中的。”这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陈老对我的肯定和鼓励!对于当时还未确定是否要走儿童文学创作之路的我,有很大的指导教益。

于是,我开始全心全意地投入儿童文学创作,作品先后得到香港八十年代最佳儿童故事创作奖、儿童文学双年奖、张

我十分感动,更大受鼓舞!陈老在序文中写道:“在儿童文学的天地中,有了一块‘新地’,从香港寄来了周蜜蜜的作品,怎不令人喜悦。在边阅读边欣赏之下,领略到这些作品,有着浓重的地方色彩,也有着香港特有的异样风光。不用说,读一下,便感受到作品有另一种的风味。这些短篇小说,结成集子出版,能让小读者开卷有益而有动于中的。”这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陈老对我的肯定和鼓励!对于当时还未确定是否要走儿童文学创作之路的我,有很大的指导教益。

于是,我开始全心全意地投入儿童文学创作,作品先后得到香港八十年代最佳儿童故事创作奖、儿童文学双年奖、张

我十分感动,更大受鼓舞!陈老在序文中写道:“在儿童文学的天地中,有了一块‘新地’,从香港寄来了周蜜蜜的作品,怎不令人喜悦。在边阅读边欣赏之下,领略到这些作品,有着浓重的地方色彩,也有着香港特有的异样风光。不用说,读一下,便感受到作品有另一种的风味。这些短篇小说,结成集子出版,能让小读者开卷有益而有动于中的。”这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陈老对我的肯定和鼓励!对于当时还未确定是否要走儿童文学创作之路的我,有很大的指导教益。

于是,我开始全心全意地投入儿童文学创作,作品先后得到香港八十年代最佳儿童故事创作奖、儿童文学双年奖、张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